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九十七回 閻楷謀房開書肆 象蓋掘地得窖金

卻說譚紹聞自道署回來，請了母親的安，巫翠姐冰梅一妻一妾，賞初用威一兄一弟，黃昏堂樓共話。王氏道：「你如今中了副榜，正該趁你紹衣哥與咱家修起墳院，請幾個禮賓，往你爹爹墳上祭祭，叫你爹陰靈也喜歡一二。」紹聞道：「原該如此。就街坊又送戲舉賀。」賞初道：「爹中副車，禮宜告先，也不得因怕俗情，誤了自家正事。現今城中有同案新秀才，請幾位禮生。也不用叫廚子，自己做上幾桌供，一墳一桌。合整一張祭文，我爺爺墳上一張祭文。叫王中來料理，不出三日即行。外人知道，咱已經祭過，自己心思完了，外人也難再為舉動。況現今薄收，街坊也難破費，一推謝，說待下科乾動盛情，為街坊留下有餘的話頭，街坊也好一笑歇手。奶奶看使的使不的？」王氏喜道：「真真爺爺的孫孫，心中有道理，極像爺爺的算計。那眼角兒，嘴叉兒，說話時，只像是一個人。就是帶一點奶腔兒不像？」巫氏道：「悟果哩，你也說句話叫奶奶聽。」這悟果只是睜著眼看紹聞，紹聞道：「再不許叫悟果，伯大人起了名子，叫用威。」冰梅扯住笑道：「用相公，與奶奶唱喏，作揖兒，說我如今改了名子，叫用威。」王氏道：「你中用不中用？」悟果道：「中用。」王氏喜之不勝。一家安寢無話。

次日紹聞早起，方欲差鄧祥向南園叫王象蓋，恰好王象蓋覓人挑了一擔菜蔬來了。因九月將盡，一年圃功將完。一筐子是皂角嫩芽，葫蘆條，乾豆角，倭瓜片，黃瓜乾，乾眉豆角，筐子下俱是金針。一筐子是山藥，百合，藕，還有一個布縫的包兒。王氏問布包是什麼，王象蓋道：「是全娃與奶奶捎的，也不知是什麼。」王氏叫冰梅拆開線頭兒，撕開包子，內中女鞋三對，一個扇囊子，一個佩衣文袋，一個小荷包兒。這冰梅把女鞋照顏色分訖，文袋與了賞初，荷包與了用威。至於扇囊，由於節令已屆初冬，紹聞道：「明年熱天還有用扇時候，我收了就是。」這個說花樣好，那個說手兒算很巧的。王氏道：「難為女娃兒，與了點碎片零塊兒，還一樣一樣縫回來。」

紹聞心中有事，即叫王象蓋站住，說祭祖的事，道：「一墳一桌供。四個禮生相禮。合墳公祭一張祭文，大爺墳上一張祭文，每桌二十四器，圍裙香爐燭台俱全。至於祭品，時蔬鮮肉自己廚下辦造石在後日，明日一天你要買辦完全。」這正說到王象蓋心曲之中，王象蓋道：「桌子圍裙，賃西門內桌椅鋪哩，每一日有現成價錢。每桌十二個碗，三件香案，一付杯，俱在傢伙鋪中賃，一日有一日價錢。打碎一個碗，賠錢四十文。」

五碗果子，樹果有攤子，面果有舖子。點心今夜蒸，大米飯明日撈。肉用羊、魚、豬、兔，菜用眉豆、豆角、金針、百合、藕，是咱家園中土產。不用海味山珍，聊表一點誠心。灌酒是家釀，香紙蠟燭上紙馬鋪中嚴一切物件，只用發十千錢，兩日辦完。抬食盒人，後日僱覓。至於禮賓相禮，只爭兩日，又不曾先請，遽然投帖要其贊禮，全要大叔委曲善懇，道達通順，後日好乾動相公們。」

吃了早飯，大家分頭去辦。王象蓋胸有成竹，有本日買下賃下的，有次日及到臨時辦的。這紹聞出去，自懇禮賓。適蕭牆街前後左右，早有新進生員，恰恰夠了四個禮相。這新秀才們，正有懷才欲試之高興。當過禮生有一次者，有兩次者，正是暗養伏興腔口，閒講進退儀注。況父子同案，略占年伯之分，新中副榜，又是出眾之員，沒有那個不依，那個不肯的。於是紹聞到一家，允一家，央一人，應一人，四位禮生，不用東邀席懇，俱言至日騎馬早到的話。

及至祭日屆期，王象蓋果然在新墳院中，搭了一座圍屏錦帳的大棚，茶灶酒爐的小棚在門樓內東邊。四位禮賓到了，後書房肴饌早設。起身時，十架盒子在先，紹聞父子及禮生俱乘馬在後。鼓樂前導，出了西門，望墳院而來。

到了墳前，各各下馬。眾小廝將馬拴訖。門樓寬敞，賓主雁行魚貫而進，到棚下列坐。王象蓋、雙慶及僱覓人等，擺列供獻，一墳一桌。稟了齊備，四位禮生引著，譚紹聞貢生公服，譚篋初襖衫巾帶，站在中間。禮生高唱爵帛伏興的盛儀，細讀厚積貽謀的祝文。禮畢還步。又引至明故孝廉方正、拔貢生譚公墓前，禮儀同前。紹聞讀自己作的、篋初寫的祝文，撮其大旨，乃是「見背太早，少年不遭遺訓，學業廢弛，家產凋零。」

幸賴大人在天之靈，默啟潛佑，略知改悔，偕良僕而整飭舊業，依前輩而研究殘經，列名膠庠，廁身科目，中家聲不致大墜，其與大人彌留之際垂涕而諄復者，辜負已多多矣。罪孽深重，萬死莫貸。惟有努力攻讀，繹遺訓以贖愆，望幼孫以乾盅。仍乞大人回首一顧，默默啟佑於無窮也。尚何言哉！」自己讀自己哭，痛極聲嘶，後半截一發念不來了。

那王象蓋在一旁跪著捧爵，雖不通得文理，卻也曉得祝文大意，淚是流的，腮是顫的。到忍不住時，忘其所以，猛的哭了一聲說：「我的大爺呀！」這紹聞觸著天性至情，一發放起聲來。篋初先掉淚後來也大哭了，說：「我那不曾見面的爺爺呀！」四個禮生，唯有一個眼硬，卻唱不出禮來。只哭的不能成禮而罷。

依舊到彩棚下。泡的茶來，點心碟子兩桌，斟上酒。紹聞不能讓客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歪著頭，鼻涕眼淚流了一大攤。

篋初只得讓案友吃酒。也有吃一口的，也有吃兩杯的，也有不能吃的。大家一同起身，出了墳院大門，依舊各騎上馬，鼓樂導前而回。

進的城來，到蕭牆街，轉過衙口，主客將及書房時，用吹手的喇叭，一發吹的高，笛子鼓兒，一發響的熱鬧。大凡人心中無事，聽之能助無心之歡，心中有事者，聽得反添有故之悲。樓下王氏聽見，只說：「他不能見了！」眼中撲簌簌落下淚來。冰梅慌了，急安慰道：「奶奶，咱家大喜事——」王氏揮淚道：「爺爺在日，千愁萬慮，今日也還算好。他已死的多年，那得知道呢。」巫氏引著用威道：「用相公，你對奶奶說，那戲台上狀元插金花，送官誥，送親的也到了，爹媽一齊換紗帽圓領、金冠霞帔，那不過是戲子們做作。普天下有幾家爺爺看孫孫做官的。」紹聞恰到樓下，見母親不喜，也急忙安慰了幾句。

忽的鄧祥到樓門外說：「少爺與客剛起身時，帳房閻相公來了。跟了一個人，拿了十來套書，說是送少爺的。他就在西蓬壺館等了這半晌，說是一定要見少爺一面。他還有四五車書，在書店街喂牲口。如今在後門外等少爺說話。」

這閻相公就是閻楷，是一個至誠人，東人譚孝移最器重他，王象蓋素所相得。昔何以因故而去，今必非無端而來。這其中有個緣故，且倒回來找說一說。

天無心而有氣，這氣乃渾灑流轉，原不曾有祥戾之分。但氣與氣相感，遂分為樣戾兩樣。如人家讀書務農，勤奮篤實，那天上氣到他家，便是瑞氣；如人家窩娼聚賭，行奸弄巧，那天上氣到他家，便是乖氣。如人遺矢於曠野，何嘗有催牌喚那蜚蜚？何曾有知單約那蒼蠅？那蜚蜚、蒼蠅卻慕慕而來。所以紹聞舊年，偏是夏鼎、張繩祖日日為伍。花發於牆陰，誰與蛺蝶送信？誰給蜜蜂投書？那蜜蜂、贖蝶自紛紛而至。所以紹聞今日，譚觀察立功浙右，偏偏升在河南；閻楷發財山西，偏偏來到豫省。

卻說閻楷辭了東人回家，領了伊舅氏一付本錢。這正經老成人，居心肫懇，行事耿介，焉有不發財之理。不十年發了兩萬多利息。現今舅氏吩咐，要在河南省城，開一座大書店，在南京發了數千銀子典籍，所僱車輛就在書店街喂著。因心感老主人之盛德，在書箱內取了《朱子綱目》一部，湖筆二十封，徽墨二十匣，來望舊少東君。傷心的是舊年封贈儀，喜的是今日送賀禮。

譚紹聞讓到書房，閻相公將套書、筆墨放在桌面。先與眾客為禮，後與紹聞行禮，又請篋初也到了行禮。說道：「南京發書回來，想到咱祥符開鋪。原是與表兄筆墨紙張硯台舖子合伙計，已將蘇家星黎閣舊存筆墨兌下。聽說少爺連登，少大相公也進了學，無以為敬，即以《綱目》一部，筆墨等件，權作賀儀。」

這新秀才們。尚未曾脫卻書屋之氣，說是賣書的客，新逢一如舊識，就解開書套，看將起來。掀漢史的看見東方朔，說這是一個偷桃的神仙，卻成了臣；掀唐史的看見李靖，說托塔天王，竟封了公。還有說這是文章上用不著的。篋初已經知場屋吃虧，就在這史書不曾讀過，心中極為不然，卻又不好駁說。

少頃席面上來，大家讓閻相公說：「隔省遠客，理當上座。」閻楷讓相禮大賓，說：「萬不敢僭。況我當日，是宅裡一個管賬的，如何坐在客上邊呢？」大家遜謝，一席是禮賓首座，閻楷二座，一席是三位禮賓序年庚坐了。紹聞陪一桌，簣初斜陪一桌。這安杯看菜的常禮，一言略過，禮賓席上，還講些獻爵獻帛的儀注，鞠躬平身的腔口，新秀才是尤不能免的。

席方完，閻楷要走，說：「車戶還等我回去卸車搬書，實實不能久陪。」紹聞道：「明日回看。」閻楷道：「一來不敢當，二來現今房子尚未停妥。表兄回屋裡去了，話還沒說明白，約三天後，方可有個頭緒。到四天上，我請吃茶何如？」眾人俱說甚妥。閻楷回去，眾人送出房門，紹聞送至書房院門口，還要前送，閻楷力阻道：「有客，有客，咱舊日是一家人，何用多禮。」紹聞道：「跟的人呢？」閻楷道：「我早打發回去了。」紹聞道：「慢待的很。」彼此一拱而別。

紹聞回來，禮賓道：「我拿湖筆五支。」「我拿徽墨二錠。」

紹聞道：「每人湖筆二封，徽墨二匣，著人送去。」眾秀才俱道：「不必，不必，叫小價帶去就是。」實個個添意外之喜。賓主互為遜謝而出。各家小廝，手拿筆墨並自己賞封，拉過牲口，眾秀才自騎其馬，躬腰俯首，相別而去。

卻說閻楷出了衙門，恰恰遇見王象蓋清楚了墳上供獻、棚帳、陳設回來。這閻楷認的是王中，那王象蓋卻不料閻楷又至此地，閻楷一把扯住道：「王哥好呀！」王象蓋一看，因像貌蒼老，衣服改變，仔細端相，方認的了，說道：「閻相公，你從那裡來了？」這二人當日在譚孝移手下，正經人單見正經人親，原來彼此相厚。睽違多年一旦相見，也不知該說什麼話好。閻楷道：「尋個背靜地方說三五句話，我就回去。如不然，咱就到我方才坐的那個飯館，喝一杯茶罷？」王象蓋道：「這地方自從換了主兒，我再不曾去過。」閻楷道：「我再來咱說話罷？」王象蓋道：「我不在裡頭住，我在南園裡住有好幾年了。」閻楷道：「是咱鞋舖子南邊那菜園麼？」王象蓋道：「是。你當日閒遊的地方。」閻楷道：「這個我三天以外，就到南園裡瞧你去。王嫂也在那邊麼？」王象蓋道：「三口兒齊在那裡。」閻楷道：「我著實忙一，我去罷。」王象蓋也不能深留，作別而去。

王象蓋到家享了神惠，飯完也動身回去。王氏又與了些供獻果品，點心，兩尾油炸魚，一隻全雞。王象蓋用籃子盛的去訖。

閻楷回至書店街，眾人等了個不耐煩。只等閻楷到了，把五輛車上書籍竹簣，搬在筆墨舖後邊。樓上樓下，排堆到二更天，方才清白。黃昏睡下，想表兄回家養病，房子未曾辦得清白，賃典當，未有一定主意。次日，也要拜拜書店同行。各書齋書客，也要答拜。

到了第四日，跟了一個小廝，帶了兩匹南綾，四兩南線，四雙襪子，布鞋、緞鞋各一對，循所記得舊路，向南園來看舊侶。

恰恰譚紹聞此日回看閻楷，並送下程。因閻楷出門，只得回來。行至中途，雙慶來說，孔爺來送賀禮，紹聞急忙回家。

及至到了，孔耘軒已竟去訖。

單說閻楷徑至南園，王象蓋正在園中。閻楷送了綾線鞋襪，王象蓋拜受稱謝，見趙大兒稱嫂作揖，全姑躲身迴避。閻楷道：

「當日在帳房裡，還沒有這女娃與興相公，今日已長成身材，怎的咱們不老呢？」

二人坐在一間小屋中。原是王象蓋與一二鄰叟閒話，夏天井池便可做得坐處，入冬又蓋了一間草房，板扉磚牘，一張柴桌，四把柳椅，為鄰叟扶杖來尋之所。也因女兒垂髫，略為隔別的意思。二人坐下，趙大兒送過茶來，王象蓋取來斟奉。閻楷道：「當年行葬之時，咱兩個說了半夜，只怕福相公將來弄的大不如法。到如今中了副榜，興相公也進了學，好好好，也還算罷了。」王象蓋道：「你是福人，剛剛到不好時候，你辭了帳房。如今你見了，又略有個轉身模樣。可憐中間有好多年，我作那難，足有幾井。少主人錯了路，我是一個手下人，該怎麼樣呢？你如在這裡，我也可與你商量一兩句，你又回家發財去了，真正有話同誰說呢？如今我才把心放下了，前四五年，再不夢還有今日這番光景。」閻楷道：「我問王哥，前面臨街房子，如今是怎麼樣呢？前日會客，是一向吳家住的小院子，我心下甚是疑影，不好問前院大廳。我心裡想租那臨街開書舖，王哥你說何如？」王象蓋道：「好麼！千貫治家，萬貫結鄰。人家那有與書舖做鄰居這個好法？是算盤算不來的好。只是這房子當了一千幾百兩銀子，如何回贖得起呀！」閻楷道：「再商量。我實在忙，要回去哩。」王象蓋道：「我不敢回看你，只是以心相照罷。等書舖開張，我送個鮮菜，就是我的敬意。」

送出菜園，又到鞋舖邊，閻楷道：「這生意還做著麼？」王象蓋道：「吃租錢哩，幾乎保不住。」作別而去。王象蓋回到園中，於龍道中——菜園行常澆水之溝，名曰龍道——又抬了一個古錢。

向來也拾過古錢，但不甚留意。年內拾了十幾個，用麻繩穿著，率以為常。今日偶然注意，便拾了四五個，緣龍道當夏秋之時，日日流水，水過成泥。今九月住了轆轤，龍道已踏成路，錢在細土末中，一為細尋便得。小的是「政和」「宣和」，大的是「崇寧」「大觀」王象蓋不大識字，但「大觀」的大字，是認得的。遂拿前後二十幾個錢，去觀音堂尋教學先生，認是何代古錢。先生道：「這是宋徽宗錢。那時咱汴梁，兵荒馬亂，想是百姓富家把錢藏起，日久年深，就透出來了。」

王象蓋回來細尋，又在井池龍道拾了兩三個。心中想來，將來換與買古銅的，兩個古錢可得一個制錢。遂向井池拾錢之處，用挖鏟兒挖將起來。越挖越多，一發成百成千，通在井池石板之下。用園中鋤頭趁手一挖，挖出一個大銀裸子，就叫婦女齊來幫挖幫抬。又在石板下挖出一個半截挫缸，上邊一層錢，下邊是大錠小錠一挫缸銀錠，齊運到屋。緣冬初漸寒，菜園井上是人跡懶到地方，所以挖取便宜。

銀子到屋，黃昏燈下，就用稱蘿蔔秤共稱了十三秤半，裝在兩個酒罈內，放在牀下。次日仍用土將井池石板底下，填滿填實，半日風吹於了，一點痕跡沒有。

這是王象蓋一心想回贖主人前半截院子，好開書舖，使少主人不假購求，可以多見多聞，所以北宋末年窖的銀子，今日出土。此亦忠臣志圖恢復，鬼神若為之默佑也。正是「天道遠，人道邇」，於天道予何敢多言哉。